

新
视
觉
书
坊

方方著

风景深处

FENGJING SHENCHU

学林出版社

新视觉书坊

主编 肖关鸿 曹维劲

方方著

风景深处

FENGJING SHENCHU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深处 / 方方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1
(新视觉书坊 / 肖关鸿, 曹维劲主编)
ISBN 978-7-80730-583-5

I. 风…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0831 号

新视觉书坊

风景深处



作者——方方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居然
封面设计——周剑峰
封面摄影——黎德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5 1/16

印张——17.25

字数——24 万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6 000 册

书号——ISBN 978-7-80730-583-5/I·110

定价——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关于新视觉书坊

当印刷机把每年十几万种图书排山倒海似地推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或是在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有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读者，给读者的视觉和想象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床边占一席之地。在文化快餐化的年代，能够为文化积累添一块砖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主编

2000年8月

目 录

第一辑 老屋沧桑

- 滨湖的大学 2
- 一个人改变一座山的历史 21
- 人倚松门 37
- 赛珍珠在山上的老屋 49
- 英雄末路 58

第二辑 汉口往事

- 一个人和一座城 74
- 恶之花 82
- 汉口第一路 95
- 江北的桅杆 114
- 西风烈 126
- 南洋兄弟大楼 137
- 都市的乐园 147
- 一碗热干面 156
- 武汉人过早 160
- 武汉人的餐桌 167
- 汉口消失的游戏 174
- 方言武汉 188
- 在武汉过夏天 195

第三辑 风光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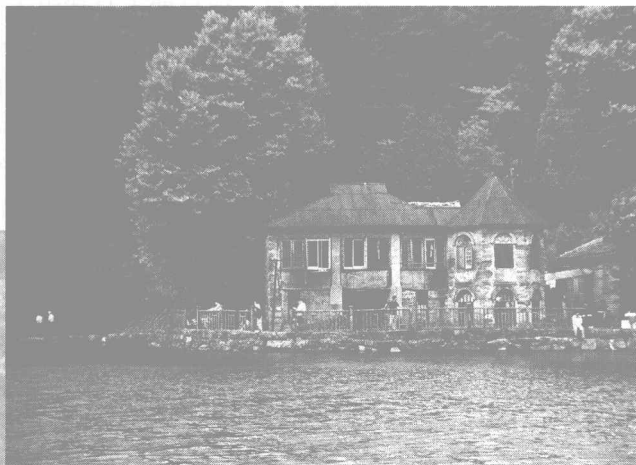
- 女人的字女人的书 206
- 寂静的深山 210

到云南走走呵	224
在丽江看街看雨看人	248
九寨流水账	256
租一辆车漫游卢瓦河	261

第一辑

老屋沧桑

LAOWU CANGSANG



滨湖的大学

我写的这座滨湖的大学当然是武汉大学。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

谈到武汉大学的风景,我想,无论如何,都应该从叶雅各这个人写起。他虽然不是武汉大学最重要的人物,但却是确定校址的关键人物,否则武汉大学的美景便无从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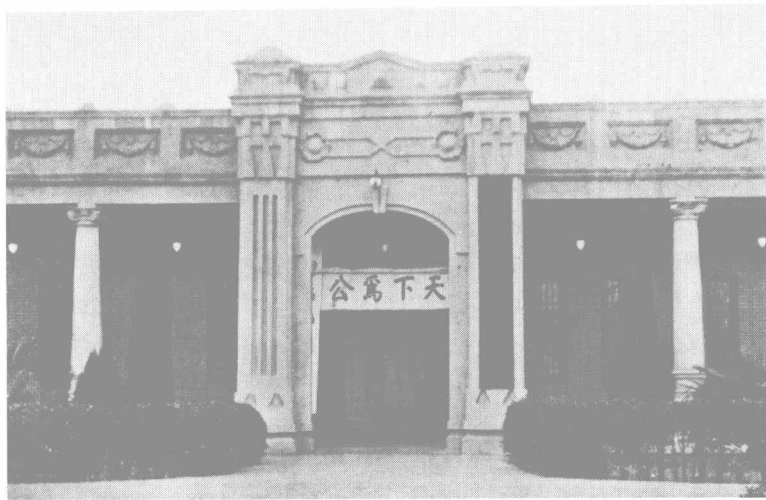
叶雅各是广东番禺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拿了学士学位后,又到耶鲁大学森林学院拿了森林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了著名的农学家。他在大学给学生讲课,常常在黑板上画满树叶,一片片各式的树叶排列着,如同列队的士兵。叶雅各的专业注定了他必须长期在野外奔波:看树种,看树群,看土壤,看植被,诸如此类。武昌一带的山水,显然他也跑得差不多了。

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正式筹建。8月,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的名义,任命刘树杞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等人为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

李四光在筹备会上提出旧的校区武昌东厂口空间狭小,又身处闹市,已无法承受新的大学的需求,新的武汉大学应该在武昌城郊另寻校址,另建新舍。筹委会一致赞同李四光的意见。

但是武昌城郊哪里最适合新的大学落座呢?又有哪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地势风光以及周边环境都能配得上这样一座新的大学呢?

这时叶雅各出现了。叶雅各告诉李四光,武昌东湖一带就是最适合的地方。其天然风光不单国内各校舍没有,就是



武汉大学武昌东
厂口老校址校门
(1928年)

世界大学亦所罕见。这一论断立即“吊”起了李四光的兴趣。于是有一天，李四光和叶雅各带着干粮，骑着毛驴出了城。城外尚是一派的荒凉，行人越走越少，但风景却越来越好。他们来到了东湖之滨，看到了落驾山和它对面的狮子山。这块有如仙境的土地，挟着山带着水，有如半岛一样伸向波光浩渺的东湖中。李四光见之立即激动起来，跳下毛驴便握着叶雅各的手，惊呼大叫着：就是这里了！再也没有比这里更漂亮的地方了！叶雅各自然也大为开心：这是他一眼看中的地方。他知道在这里建起来的大学将会有着怎样广阔的前景和怎样响亮的名声。

李四光回去后，便将新校舍筹委会所有的人都弄来视察。当时的湖北省是方本仁代理着省府主席，他也去看了。去者几乎人人认为此地依山傍湖，景物清幽，与中国传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想十分吻合。且山地也多属荒山旷野，不扰民，无需为迁徙人户而额外花钱，的确是绝好的大学校址。人人都对这块地皮表示满意。于是，新的校址就这样在人人看好的情况下确定了下来。湖北省政府第十七次政务会议提出议决，通过后即依照中央颁布的《土地征收法》于1928年8月15日正式公告。校方将省府核准公告详情上报核准备案。新校址圈地所需要的一切法律手续经办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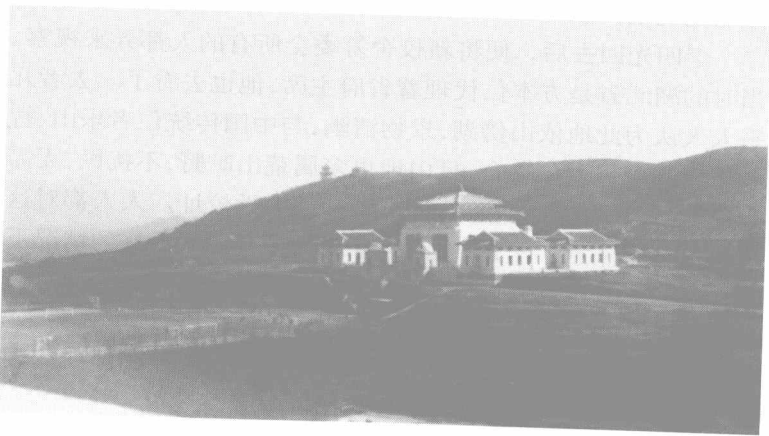
二

当然,武汉大学的开创远不是从1928年开始,在此前它已经有了二十五年的历史。

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是张之洞在1893年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起开办的学堂之一。它一改中式书院传统,而依照西方教育模式,采取按斋开课的方法,入学要担保和考试。这是武汉的第一个专业学堂。有意思的是,这个学堂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明文规定学生不准抽洋烟;毕业后,不得为洋人做事,否则,将追赔学费。

由自强学堂始,经过数年演变,从变成方言学堂,到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汉的新桂系军阀摧毁,一时间,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竟没有了大学。这一百多年来,唯此一年,武汉的大学史上出现空白。

1928年5月,新上任的省教育厅长刘树杞认为武汉曾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文化教育却瞠乎其后,于是提议在武汉重新办一所新的大学。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立即表示支持筹办武汉大学。时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的王世杰、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以及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周鲠生也都极表支持和关注。



20世纪30年代的
武汉大学校园

当时的湖北省府从自家角度出发，提出办大学当然必要，但最好由省里来办。蔡元培却没有同意。蔡元培认为湖北政局素来动荡频繁，官员们走马灯一样更替，很难保证学校的正常发展，而一所大学最需要的是长久稳定的局面。所以，武汉大学应该办成国立大学。

靠了蔡元培的一锤定音，敲定了武汉大学的大盘。没有“国立”二字，以动荡不宁的、不时由军人当政的湖北省府的水准和眼光，武汉大学又何尝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能熬到今天都不是件易事。其他至于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也都只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我一直觉得是蔡元培为武汉大学的今天提供了最大的前提，整个华中地区都应该感谢蔡元培这定音的一锤。

三

校址选定了，现在进入规划设计阶段。崭新的大学当然不能草草建筑，它必须完美，必须要经受得了百年时间的考验，它必须不同凡响。用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的话说，它的建筑要保证用两百年。李四光为此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凯尔斯(F.H.Kalse)来做新校舍的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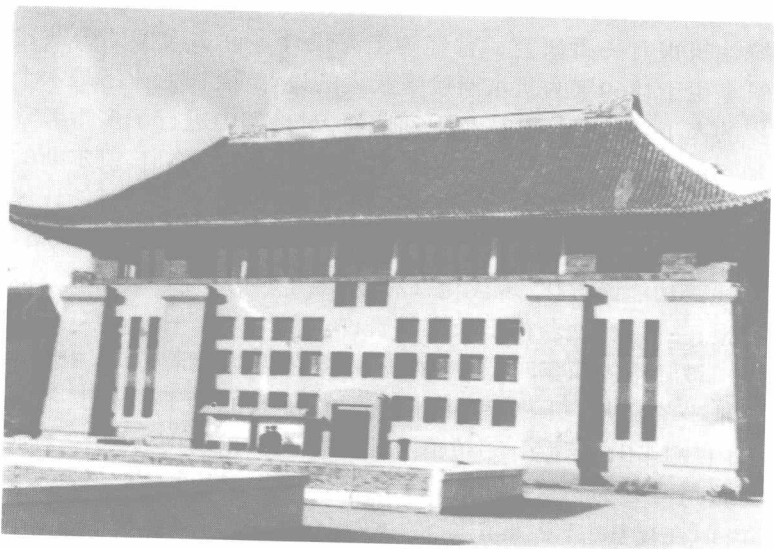
凯尔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的。他对中国的传统建筑很有一番研究，曾经为上海设计了许多大型的公共建筑。生于1869年的凯尔斯接受武大的设计项目时，业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到汉后，从空中到地面，对珞珈山进行了多番考察和实地勘察。对有着如此山水景色的校区，甚为称道。凯尔斯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原始风貌，尽可能让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同时，既让建筑本体呈现中国的民族风格，又让其功能西方化、现代化，以适应教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方案，一出台，便获得了大家的赞许。

被叶雅各和李四光看中的这片优诗美地，沿着东湖，相偎相依地坐落着大小十来座小山丘。除了落驾山、狮子山外，还有火石山、侧船山、半边山、小龟山、团山等。其中落驾山为群山之首，海拔最高处为一百一十八米，东西长一千二百八十米。按乾隆年间《江夏县志》说，此山原名“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也有人说

叫“落驾山”)。在确定校址时,著名诗人且又是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建议将山名改为“珞珈山”,一是与原名谐音,二是取它字形的华丽漂亮,三是以坚硬玉饰之意来象征新的大学。此议一出,立即得到所有人赞同,新上任的王世杰校长当即便批准。从此落驾山或罗家山退隐,珞珈山浮出。珞珈山对面的狮子山海拔六十五米,为校区内的次高山。图书馆就是修在狮子山上。不过,这里并非是狮子山的最高点。最高点为图书馆左边的原文学院大楼。为了使其低于图书馆,并与法学院对称,建筑时将山顶削去了十米。其他几座山头,均在海拔五十米以下,散立在珞珈山和狮子山旁边,构成美丽的起伏线。东湖的水面辽远阔大,临湖水线长达两公里,水质清澈,水鸟飞翔,远处的磨山、南望山清晰可见。湖水的清香和树林的清香混成校园里的空气,鲜活而清新。

优美的环境大大激发了凯尔斯的创造热情。他认为像这样山呼水应、远僻闹市的地方,是极好的校址。因山不高,建筑可以依山而筑,山石可利用,坡地可利用,山谷可利用,到处都有的湖水和泉水能提供水源保障。于此山水间修筑大学,再好不过。

筹备工作顺利地进展下去。设计与修路都开始进入状态。山上民居很少,校方张贴出公告后,逐一买下他们的地皮;山间还零星有一些坟地,校方亦贴出了迁坟告示。原本以为事情进



武汉大学文学院
(1934年)



樱花城堡（黎德利 摄）

展顺利，不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武大新校舍的计划几乎流产。

四

事情来得其实有些突然。此时原代校长刘树杞已经离任，在任的是新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是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更多的人称他为王雪艇。王世杰读书读得杂，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采矿冶金专业，后来留学英国，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在伦敦大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跑到法国，在巴黎大学拿下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回国后，去北京大学当了一阵子历史学教授，然后又做了南京政府法制局局长。他还被派到海外，在荷兰海牙的公断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公断员。

1929年5月，王世杰走马上任武汉大学校长。几乎一到位

上,他就面临着这场新校区是否还能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兴建的轩然大波。

引发风波的是周边的居民。领头的是一个叫陈云五的人。陈云五领着一拨人四下告状,试图阻止武大新校区建在珞珈山一带。其最大理由便是:珞珈山、狮子山是当地老百姓墓葬地,那里有他们的祖坟,这是不能动迁的,所以学校必须更换地方。陈云五的申诉状上字写得极是漂亮,行文也非常煽情。信中说:“有墓者闻之莫不泫然流涕。我祖我宗,何辜而罪?此翻尸倒骨之惨事,外者闻之亦莫不黯然长嘘。以一大学之建设,重增人民之痛苦,此果何为耶?”又说:“谁无父母?谁无祖先?设身处地,情何以堪。且进而言之,既非全国铁路之必经,又非与敌之作战。垣建校址,何地不可?卜迁改弦更张,庶生者不致饮恨吞声,死者亦戴德于九泉之下矣。黄雀虽微尚知衔环,我独何心,岂有人不如鸟者乎?青天白日之下,数千民众延颈待命,哀痛迫切,冒死陈词。”

面对如此声泪俱下的申诉信,湖北省府立即动摇。武大校长王世杰对此则表示:“现一切建筑计划均已完成,修路购地各项工作已经开始,已用去计划、绘图及建筑费高达数万元之多。所谓变更迁地一节,决难置议。”他还指出:“在新建筑地段,此时亟须迁移之坟墓,估百余冢,该民等统称千冢亦不相符。”

但是,原本同意在此建校并下发了文件的湖北省府的态度却由此而变。不知是恐怕民众闹事,还是陈云五这些人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背景,省府很快向上面打报告,希望武大校址另寻他处。报告称老百姓得知公告,“惊悉之下,群情震骇。窃以为王世杰校长圈定该地区,违背法理,拂逆人情。蔽上罔下,用意良深”。又说:“武昌城东南南湖一带营田,城东徐家棚丙段旱地,均有外江内湖之胜,平旷空阔,风景佳丽,田内全无坟舍,地势毫无平陂,一经勘测,即可建舍,工程亦极简易。”而“珞珈山一带地区,冢墓累累,姑置之不论,其他地势,珞珈山、狮子山……其间山岭错综,环地起伏,最低度达三五十米。而该地区地质仅地面有黏土,纯系岩石”等等,反正就是在这里建筑既伤民,又花钱太多,你们还是换地方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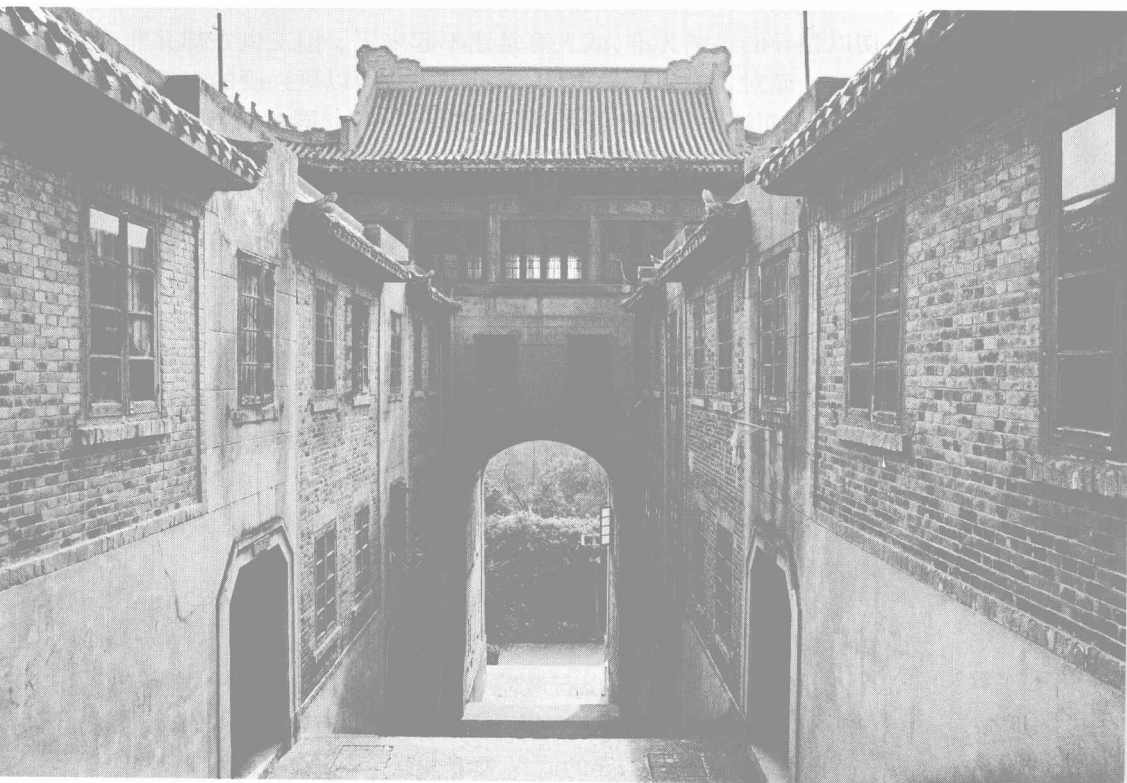
政府当局站在了原居民一边,而校方坚持不退让。结果风波

越闹越大。学生们一怒之下到省府抗议,要求按原计划修建学校,而原居民亦群情愤然,跑到省府请愿,反对在他们的坟地上修建学校。老百姓还冒着雨去和校方交涉。王世杰并未出面,接待他们的是事务主任熊国藻。老百姓从学校回来便说,接见过程中,来了一帮学生,声称谁请愿就打谁,一切都得由校长做主等等。

在此一片混乱中,湖北省府一纸决议下达到武大。决议上说“本府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函武大立时停止掘坟,免酿意外风潮,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等。

武大的新校址是刘树杞当校长时与湖北省府共同定下的。王世杰上任后,只是继续前案,料不到却遇上如此让人头大的事。但王世杰也不是怕事之人,或因为博学广见,阅历丰富,经历过大场面,遇再大的事也能从容应对、镇定如常的缘故,王世杰根本没有退怯之意,他为坚持武大珞珈山校址据理力争。在

从樱花城堡往下看
(黎德利 摄)



给省府的信中王世杰抗辩道：“现在训政伊始，重在建设，故中央所颁《土地征收法》第三十三条特别规定，凡在圈定范围以内之坟墓应全迁移。省政府治省道鄂东鄂西鄂北沿道旁迁坟墓何止千数，首都建中山马路远在明宗之坟亦有迁移者。岂他人之坟则可迁，独陈云五之坟不可迁乎？又谓无地无资者力不能迁，敝校通告载有贫苦坟主当酌予资助。”

对于省府提出的新的校址，王世杰认为徐家棚为商业区，地势平坦，无山水之秀；而南湖为营房区，乃战争所必争之地。两处经专家考察，远不如狮珞二山之环境。此外依山建造，非但不像所说那样不经济，反倒能利用山基，无需建筑高厚之房基，利用山石，可节省砖料，在经济上实际最为合算。至于陈云五等人既不知建筑原理，又扯风水祸福之说，以阻挠国家之百年树人之建设大业，遁词荒谬根本不值一辩。

应该说，没有王世杰的据理力争，倘依照现在人的做派，一切以领导的意图为准，武大算是建不起来了。但王世杰却并非如此。面对省府强硬的态度，王世杰一方面以更强硬的态度抗争，一方面派皮宗石教授去南京当面陈述，与此同时又亲自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致电。王世杰说：“我校珞珈山新校舍一载以来，绘图设计修路种树购地盖建筑监工房屋所费，已达数十万元，乃正拟开工，竟有豪绅陈云五程桂生等以自己祖坟各有一冢在新建筑范围地段之内，一再捏词申诉。经湖北省政府议决，函我校另觅无坟地点，再行规划等。因我校建筑计划，几费经营，中途变更，物质精神将两受巨大损失而工事更不知何日开始，我校全体教职员学生以新校舍之建筑关系武大生死，群情愤激，莫可过止。除另由皮宗石教授赴宁面陈外，将先电闻。”

蒋梦麟很快便给王世杰回电。蒋的电文中说：“该校建筑新校舍案经呈行政院指令已如请令飭湖北省政府切实晓谕，并令该大学按照定案进行工事，特电知。”

行政院果然也下了令：令湖北省向陈云五等人晓谕：勿抗拒新校舍的建筑，同时令武汉大学按照定案从速进行建设。

扯了几个月的皮，以行政院一纸电文落下帷幕。一切都按照原计划去进行。武汉大学落座珞珈山下的方案不可更改。风波的结局是王世杰领导的武汉大学大获全胜。此时已经是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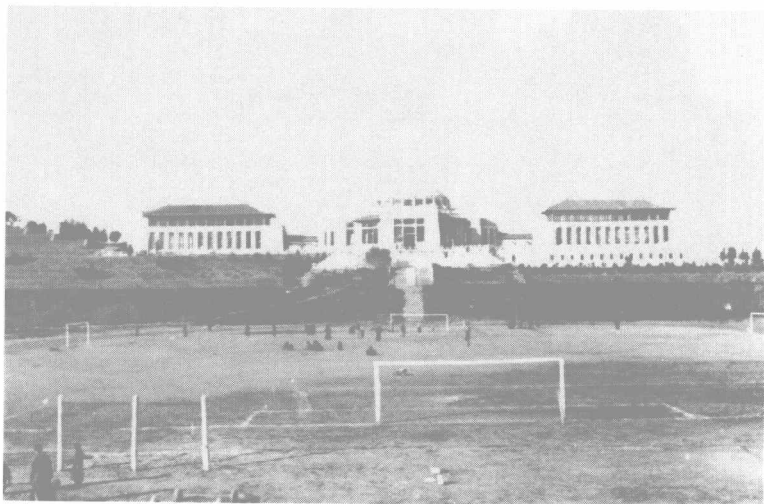
年年底，翻过年便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

五

武汉大学新校区的规划出台后，即向全社会进行了招标。1929年3月破土，一直到1935年方完成大部分建筑。汉口著名的营造厂汉协盛以及袁瑞泰、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共同接下了这项工程，分别承建各处建筑。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武大拥有珞狮两山及山麓上万亩土地，校区土地也达三千多亩。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师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建筑面积几近八万平方米。如此集中、如此浩大的建筑活动，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也属罕见。

因校区在数座山丘之间，地势高低落差颇大，建筑便依山就势，既借山坡，亦借山谷。设计师凯尔斯为了搞好武大新校舍的总体规划，上上下下，反复多次进行勘察。正逢天寒地冻，他考察地形，为寻找建筑在山坡山谷中的感觉，在冷风中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在他的规划中，连什么地方种什么品种的树，都一一标明。王世杰校长见他如此尽心努力，如此追求完美，称他完全是一个艺术家。



武汉大学理学院
(1934年)